

# 超哥的故事

我是超哥，1988年出生，潮汕人在广州生活，我的自我认同是女跨男。我的伴侣1994年出生，自我认同是双性恋顺性别女性，她没有定义一定要找某个性别，只是喜欢这个人本身，她也是潮汕人。

## 我一直有变性的想法

我从小到大都是男孩子打扮，不喜欢穿裙子，只喜欢玩足球，篮球，变形金刚，四驱车。我的自我认同是一个男孩子，青春期的时候就和家人出柜了，家人没有感到意外。

其实在青春期的时候，我一直有变性的想法。但是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，不像以前一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如果做手术或长期使用激素，可能对身体有不良影响。所以没有做手术。

2023年5月终于我的身份证性别变更成了男性，前后花了半年多时间。目前两个孩子的户口都在我的爱人户口上面，属于单亲。

我现在还没有拿结婚证。我在创业期，担心有破产风险，万一产生了债务不想连累我的伴侣。现在法律上我还不是孩子的监护人。目前非必要情况不会选择去结婚，除非一定要证明孩子是我的，或是创业稳定期后我可能会选择结婚。

我和伴侣是2014年下半年在广州认识的。

我的伴侣在2017年初给家人看了我和她的结婚照。她妈妈接受很快，她爸爸看到照片之后消化了好几天才接受。

2017年6月我们在邮轮上举办了结婚仪式。当时虽然没有领证，但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。在伙伴和家长见证下完成了仪式，这对我们两人来说就相当于是结婚了，自此我和伴侣的两个家庭也有了更多的联系。

## **我老家比较传统**

我是潮汕人，也是独生子女，比较传统，想要有自己的下一代，我觉得没办法拍拖一辈子，孤独感随着年龄渐长感受更深了。我觉得一个家庭里要有大有小有老有少，就是人生的幸福。我认识的拉拉伴侣陆陆续续开始生孩子，形成了一种氛围，很多人也不是很有钱，决定生孩子后就和亲戚朋友把钱凑凑。我想生孩子这件事要做就趁早做吧。

我的对象对传宗接代这件事没有执念，所以我们在到底要谁的孩子上面没有过争执。她对孩子是否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也不是很看重。

2019 年我们准备要孩子，卵子是我的，老婆怀。那年我老婆 25 岁，我 31 岁。我当时东拼西凑了 10 多万用来辅助生殖技术，得到一家门诊的支持。

2020 年老婆生产，当时我的核酸码没有出来，不能进医院。老婆一个人进医院，从签字到手术，回病房全是她一个人。一个小时后生产比较顺利，我们喜得一对龙凤胎。

我和老婆的分工是，我负责赚钱养家，老婆在家带孩子照顾家庭。

那时候我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，2020 年前收入很平稳，双减政策一来，我从事的培训行业受到较大影响。紧接着疫情开始，教育行业一落千丈，突然间我就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，两个孩子出生后，我觉得经济压力变大了，人开始焦虑。

## **有孩子后我和对象吵架变多了**

生孩子前我和对象很少有争吵。生了孩子后我和对象吵架变多了，会因为鸡毛蒜皮的事而争吵。孩子出生后，我要承担的责任变大了，工作压力也大，回到家就容易有情绪。

刚开始我很受不了小孩哭闹，特别是有两个孩子，那是 2 倍的吵闹。我那段时间简直不想回家，现在孩子三岁半了，懂事了，可以听得懂话了，可以上幼儿园了，算是有了一些喘息的机会。我觉得身份的变化也有个适应的过程，这个很多家庭都经历过。

老婆会抱怨我太忙没有时间陪她。她希望感受到温暖和爱。但我很难有足够的时间陪她，我更多的时间在工作赚钱，现在不能和以前没有孩子的时候比。

我和爱人在教育理念比较一致。我妈会经常来广州帮忙带孩子。我们会和我妈妈在日常生活观念方面有差异，会引起矛盾。例如：是让孩子自己吃还是被人喂，我妈觉得孩子自己吃，吃的慢吃的少，就想喂。关于孩子吃饭吃多少量由我们定，孩子应该自己吃，不吃就吓唬他们。目前我们还没有和孩子出柜。现在孩子们对性别还没有特别了解。我们准备 6-7 岁性启蒙的时候再跟他们说。从多元性别说起，告诉他们家庭有很多形式的组合。

早教和幼儿园我和爱人都去，我们对外的时候没有太多需要在身份上解释的压力。现在幼儿园的老师很开放，单亲家长也很多，是否要和幼儿园老师出柜在当下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。而且我和爱人就是爸爸妈妈的形象，没有和异性恋家庭有什么不一样。我们现在养孩子属于穷养，一个月 2 个孩子开销 2000 块不到，在小区里的半公立的幼儿园上学，每个月学费几百块。

## **常见的矛盾是跟谁姓？**

我们在广州认识 10 多对拉拉家庭。经常会在我家聚会。妈妈们在客厅聊天，孩子们在阳台玩。我们也会去露营、亲子乐园户外的活动场所，和一般小孩是一样的。外面的人也不会表现出好奇。年龄段从 95 到 85 年居多。80% 的伴侣选择 a 卵 b 怀。她们基本都面向自己的家人出柜了，在社会面出柜的不到一半。这些拉拉要么把孩子给父母带，自己上班。要么就是一个上班一个不上班在家照顾孩子。

我认识的拉拉家庭有住在广州天河、越秀、增城的，也有佛山和中山的。有一个住在我小区孩子出生 2 个月。我们一般 1-2 个月会聚一次。每次 3-4 个家庭。最大的孩子是今年上二年级是男孩，也是 A 卵 B 怀，她们搬去长沙生活了。其他的孩子都比较小 刚出生或是在幼儿园，目前还没有遇到来自外部的挑战。

她们在养育上遇到的挑战，比较常见的是会争执到底跟谁姓，一般是对方家庭在意，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处理，最后一般跟生的人姓。另一类是让谁的父母来带孩子问题上发生分歧。一般是让卵子提供者的父母来带孩子。

拉拉家庭遇到挑战一般会在我们这社群求助，大家更愿意跟同类的拉拉家庭沟通寻求解决方法。目前为止问题都能得到解决。我们会交流育儿经验，比如用什么牌子尿不湿和奶粉、拉肚子怎么办等。现在孩子太小了不会把孩子托付给其他家庭，每个家庭都挺忙的。大家比较会担心孩子的教育问题，害怕教育不好。特别是一对拉拉养个男孩，觉得没法引导。

现在我有两个很大的需求。在不结婚的情况下，我如何获得孩子的监护权？另一个是希望有一套面向性少数养育的孩子教育课程，可以根据已有的教育理论做一些微调，例如在性启蒙等。